

罗马确立愿景——第十一号

理解预言的三重应用：2001年9月11日与老底嘉式复临信仰的最终考验过程

Jeff Pippenger

2024-08-30

正如1840年8月11日证实了米勒所采纳的规则一样,2001年9月11日之后,凡愿意看见的人都看出,Future for America 所采纳的预言原则,正是以赛亚书第二十八章所阐明的晚雨的真正圣经方法.按照神圣历史所陈述的,一条又一条的改革线的应用,证实了2001年9月11日是1840年8月11日的重复.

他们看到,启示录第十章那位大力的天使在1840年的降临,预表了祂在2001年的降临.两位天使都是在一项关于伊斯兰教的预言应验之时降临的.随后,随着男男女女对这种方法有效性的回应,这一运动不断增长.处于老底嘉状态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领导层在1989年末时之际被主越过,而那教会如今进入了其最终的试炼过程,同时,主开始拣选第三位天使的运动,作为祂末日的代言人.

末后的日子所赐规则中的一条首要规则是预言的三重应用.尤其在那时,“三样祸灾”的三重应用更是如此;它如此清楚地印证了2001年9月11日的事件.当那真理被诚实地查考时,那些因渴慕真理的心而被引向耶利米所说的“古道”的人,就认识到了预言的应验,以及第三位天使运动所采纳的预言解释规则的有效性.

人们认识到,先驱者对《启示录》第九章第一样灾祸历史的正确理解,代表了伊斯兰教.假先知穆罕默德被视为那段历史中的王.在那段历史中,伊斯兰教会攻击罗马帝国,他们的作战方式被明确界定为突然且出其不意的打击.由此,人们明白,正是伊斯兰教的这种作战方式为“刺客”一词提供了词源.那段历史中,伊斯兰教会伤害罗马的军队,而这一时期以一项为期一百五十年的时间预言为限而结束.当那项时间预言在1449年7月27日结束时,第二样灾祸的时间预言与历史便开始了.

它开启了另一个为期三百九十一年又十五天的时间预言,并于1840年8月11日结束.在那段历史中,代表伊斯兰在预言中作为的统治者是奥斯曼,他在第一祸灾的历史中曾由穆罕默德所预表.第九章说,在第二祸灾的历史中,伊斯兰将击杀罗马的军队.他们仍然采用那种作战方式,即突然、出其不意地发动袭击;但在那段历史中,火药首次被发明并投入使用,所以第二祸灾所代表的作战方式,是刺客式的突然袭击,并且还包含了爆炸手段.

2001年9月11日,伊斯兰的第三样灾祸突然以爆炸物打击了罗马的属灵军队.那一事件标志着几条预言真理脉络的开端,但它显然是建立在先前的两个见证——第一样灾祸和第二样灾祸——之上.该事件清楚地表明:正如在1840年8月11日,随着与伊斯兰有关的第二样灾祸的预言应验、启示录第十章的天使降临,米勒派的历史得以加力;同样,当与伊斯兰有关的第三样灾祸的预言来到时,它标志着启示录第十八章的天使在那一天降临.

“现在有人传言说我宣称纽约将被海啸席卷吗?我从未这样说过.我曾说,当我看着那里一座座高楼一层又一层地拔地而起时:‘当主兴起,要猛烈震动大地的时候,将会发生多么可怕的景象!那时,《启示录》18:1-3的话就要应验了.’《启示录》第十八章整章都是对

将要临到这地上的事的警告.但是,关于纽约将要发生什么,我并没有特别的亮光;我只知道,总有一天,那里的高大建筑会被上帝大能的翻转与倾覆所推倒.借着赐给我的亮光,我知道毁灭正在这世界之中.主只要一句话、他大能的一触,这些巨大的建筑就会倒塌.将要发生的景象之可怕,是我们无法想象的.”《评论与通讯》,1906年7月5日.

当时,在那些愿意看见的人看来,“Future for America”的运动被视为与米勒派运动相对应的平行运动.从那时起,第三祸患中的伊斯兰教成为这一信息的主要要素.默示清楚地教导,当《启示录》的天使降下时,晚雨就会来到.

晚雨将要降在神的子民身上.一位大能的天使将要从天而降,全地都要因他的荣耀而发光.《Review and Herald》,1891年4月21日.

当犹太支派中的狮子开始开启关于晚雨更广泛的理解时,祂引领祂的子民来到《约珥书》,这本书是关于晚雨的主要经文依据之一.在那时,那些在2001年9月11日之后加入这场运动的人当中,有一些人认定,约珥书中那些毁坏神葡萄树、并引向“半夜呼声”觉醒的虫子,代表的是伊斯兰教.他们不能或不愿看见,这些虫子所代表的是罗马.

因认识到关于三大祸灾的预言具有三重应用而带来的强有力的亮光,为他们关于昆虫代表伊斯兰教的主张增添了未经圣化的逻辑支撑.一如既往,一旦接受了凭私意的解释,便会为维持那错误的前提而曲解圣经.在为维护其观点的过程中,他们表明自己并不明白预表与反型的原則.

在神学与圣经研究中,“预表”和“反型”这两个术语用于描述两个要素之间的关系,其中一个预示或预兆另一个.这个概念常被归入更广泛的“影子”和“实体”的范畴.

预表是旧约中的事件、人物或制度,预先指向或预示新约中与之相对应的事件、人物或制度.它起着象征性的先导作用.与之相对的本体是预表的成全或实现;它就是被预表所预示的真实.“影儿”与“本体”的观念,正与预表和本体之间的关系相呼应.“影儿”指预表,“本体”则指所预表的实体.

所以,不要让任何人因着食物或饮料,或在节日、新月、安息日的事上论断你们;这些不过是将要来的事的影子,实体却在基督里.歌罗西书 2:16-17

因为律法不过是将来美事的影子,并非事物的真像,绝不能借着他们年复一年不断所献的那些祭物,使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希伯来书 10:1.

在2001年9月11日之后,围绕《约珥书》以及将教皇罗马正确识别为由四种昆虫所象征、从而勾勒出老底嘉式复临运动渐进性毁灭的争论中,那些主张这些昆虫象征伊斯兰的人,不仅在“三个祸灾”的三重应用上施加了不圣洁的强调,还援引了那些原本指向罗马本体的预表,并声称这些预表实际上指认的是伊斯兰.如此行事,他们表明自己要么并未真正理解预表与本体的原則,要么认为曲解这些预表是值得采用的、用来使目的正当化的手段.

在当前关于罗马的争论中,再次有证据表明,那些坚持一种谬误观点的人——认为《但以理书》十一章十四节中的“强盗”指的是美国——并未正确理解预言的三重应用,也未正确理解预表与反型的原則.

当那些认为“强盗”指的是美国的人试图捍卫其立场时,他们运用对“三个罗马”的三重应用,企图证明现代的罗马——罗马的第三种体现——就是美国.姑且相信他们并非有意作假见证,而只是对预言三重应用规则的盲目无知,他们取用前两个“罗马”的一个预言性特征,并主张罗马历史的一个特征可以用来识别现代的罗马.

异教罗马是关于罗马的三次预言应验中的第一次.在但以理书第八章中,异教罗马是阳性的小角.在第二章中,异教罗马是治国术.在但以理书第七章中,异教罗马分裂为十个王国.

罗马的第二种表现是教皇罗马:它在第八章中是阴性的小角,在第二章中是教权,在第七章中是那只说亵渎话并连根拔起三个角的角.异教罗马是单一的权势,而教皇罗马则是双重的权势,表现为教皇教会统治着异教罗马先前政治架构的国政.1798年,教皇权势受了致命的创伤,但它并未因此不再是教会;它只是因为先前所控制的世俗政权被剥夺,不再是圣经预言中的那只兽.

第二个罗马是教皇罗马;只有当它能够控制国家权力以推行其亵渎的计划时,它才作为圣经预言中的权势(兽)发挥作用.第一个罗马是单一的权势,第二个罗马是二重的权势,第三个罗马是三重的权势.罗马的三重显现所遵循的原则,与一切预言的三重应用相同.从预言上说,有三样祸灾、三个巴比伦、三个罗马和三个以利亚.就预表与反型而言,任何三重应用中的前两次显现都是预表,为第三次的应验提供影子;而第三次则是反型,也是该预言三重应用的实质.

就罗马而言,前两个“罗马”的特征表明,异教罗马和教皇罗马都将“最高祭司”的称号授予其统治者.因此,现代罗马的统治者的头衔也应为“最高祭司”,而这一称号从未被赋予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前两个“罗马”为了在各自特定历史时期的王位上确立权威,曾克服三个地理障碍.没有证据表明美国在1798年前克服过三个地理障碍.

前两个“罗马”都被指明有一段他们将至高统治的特定时期.在《但以理书》十一章二十四节中,异教罗马被指出要统治“一载”,也就是三百六十年;其统治确实从公元前31年的亚克兴海战开始,直到公元330年.多次指出教皇罗马在三只角被拔除之后将统治一千二百六十年,即从538年直到1798年.在《以赛亚书》二十三章中,美国被指出要统治象征性的七十年,如同“一王之日”;但它在开始这象征性的七十年之前,并未事先除去三个地理上的障碍.

在但以理书第十一章四十至四十二节中,现代罗马被描绘为克服三个地理障碍——南方王、荣美之地和埃及;当这三个障碍被击败并归顺于罗马之后,它们便组成龙、兽和假先知的三重联盟.约翰也告诉我们,教皇权之兽的致命伤得以医治,此后它统治象征性的四十二个月.

我看见它的一个头似乎受了致命的伤,那致命的伤却痊愈了;全地的人都惊奇地跟随那兽.人们敬拜那把权柄赐给兽的龙,也敬拜那兽,说:“谁能像这兽呢?谁能与它交战呢?”又赐给它一个能说夸大和亵渎之言的口,并赐给它权柄,使它可以持续四十二个月.启示录 13:3-5.

那只在它的致命伤痊愈之后统治象征性的四十二个月的兽,就是罗马政权.

“《启示录》第十三章的预言宣告,由‘有两角如同羊羔的兽’所代表的权势,将使‘地和住在其上的人’去敬拜教皇权——在那里以‘像豹的兽’来象征……无论在旧大陆还是新大陆,教皇权都要因人们尊崇星期日这一制度而受致敬,而这制度完全建立在罗马教会的权威之上.”《大争战》,第578页.

异教的第一罗马至高无上地统治了三百六十年,以应验《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二十四节;而它是在除去三个地理障碍之后才如此行,这应验了《但以理书》第八章第九节。

教皇罗马(第二个罗马)实行至高无上的统治一千二百六十年,应验了多处圣经经文;而这是在其除去三个地理障碍之后才发生的,以应验《但以理书》第七章第8节和第20节。

在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四十节,现代罗马征服南方王;然后在第四十一节,它征服荣美之地;在第四十二节,它征服埃及.现代罗马是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的北方王。

第一罗马,即异教罗马,曾是迫害势力;第二罗马,即教皇罗马,曾是迫害势力,因此现代罗马将是迫害势力。

美国将参与由现代罗马所实施的第三次迫害,但这并不把美国界定为教皇势力,只是指出在末后的日子里美国与教皇势力之间关系的一个特征。

那些想要辩称美国在末后的日子里就是“你民中的强盗”的人,诉诸“三个罗马”的三重应用,从而对美国作出错误的认定.他们在“三重应用”的语境中所采用的方法是有缺陷的:它建立在识别前两个“罗马”的某个特征之上,并坚持认为第三个“罗马”是罗马的某一预言性特征,而不是罗马本身。

他们认定君士坦丁在公元321年颁布了第一道历史性的星期日法令,而教皇罗马在公元538年又颁布了星期日法令,于是据此宣称,即将到来的美国星期日法令将把美国定义为现代罗马;同时,他们在错误的套用上也加以混淆,把耶稣所说的、但以理所提的“那行毁坏可憎的”出现时要逃走的警告,与星期日法令等同.耶稣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指向末后的日子里的两道星期日法令,但其象征意义截然不同,因为那是要逃离的警告,而不是要避开兽的印记的警告.他们这种有缺陷的观点甚至没有涉及末后有两道特定的星期日法令这一点。

所以,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时,(读这经的人须要会意.)那时,在犹太的,要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你们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在冬天,也不在安息日.马太福音 24:15-20.

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是耶稣赐给祂子民的一个记号,指示他们当在异教罗马于公元66年至70年间围攻并随后毁坏圣殿和城邑之际,逃离那将要临到耶路撒冷的毁灭。

耶稣向正在聆听的门徒宣告了将要临到背道以色列的审判,尤其是因他们拒绝并钉死弥赛亚而要临到他们的报应的惩罚.无可误认的征兆将先于那可怕的高潮出现.那令人恐惧的时刻将会突然而迅速地来到.救主警告祂的跟随者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须要会意),那时,在犹太的,就当逃到山上.”马太福音24:15、16;路加福音21:20、21.当罗马人的偶像旗帜树立在圣地上——这圣地延伸到城墙外若干弗隆——那时,基督的跟随者便当以逃亡寻得安全.警告的记号一出现,凡欲逃脱者不可迟延……

“在耶路撒冷毁灭时,没有一个基督徒丧生.基督曾向祂的门徒发出警告,凡相信祂话语的人都留意那所应许的记号……他们毫不迟延就逃往安全之地——约旦河外彼雷亚地的佩拉城.”《大争议》,25, 30.

当538年临近时,那一时代的基督徒认识到,教会因与异教宗教妥协而被腐化;他们根据基督的警告,并结合使徒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中的见证所赐的亮光,逃入了预言中的一千二百六十年旷野。

但是在基督再来之前,宗教世界中预言所预示的重要发展将要发生.使徒宣告:“你们不要轻易心里动摇,也不要惊慌,无论是因着灵、因着言语,或因着仿佛是我们所写的书信,说基督的日子已经临近.不要让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欺骗你们,因为那日子以前,必须先有背道的事,并且那罪恶之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抵挡并高抬自己,高过一切称为神的或受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

保罗的话不可被曲解.不可教导说,他因着特别的启示,曾警告帖撒罗尼迦人基督即刻就要降临.这样的立场会引起信仰的混乱,因为失望常常导致不信.因此,这位使徒告诫弟兄们,不要把这类信息当作出自他而接受;并进一步强调,先知但以理所清楚描述的教皇权势尚要兴起,且要起来与神的子民争战.在这权势完成其致命而褻渎的作为之前,教会盼望他们主的降临都是徒然的.“你们岂不记得,”保罗问,“我还在你们那里时,曾把这些事告诉过你们吗?”

真正的教会将要遭遇可怕的试炼.甚至在使徒写作的时候,“不法之奥秘”已经开始运行.将来要出现的发展,将会“照着撒但的运行,带着各样的权能、神迹和虚假的奇事,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施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

关于那些拒绝接受“爱真理之心”的人,使徒的陈述格外庄严.“因此,”他论到一切故意拒绝真理信息的人时宣称,“神要使他们陷入强烈的迷惑,叫他们信从虚谎;好叫一切不信真理、却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人绝不可能不受惩罚地拒绝神出于怜悯所赐给他们的警告.对于那些执意转身离开这些警告的人,神就撤回祂的灵,任凭他们沉溺在自己所喜爱的迷惑之中.使徒行传,265、266.

异教与教会之间的妥协,是促使那个时代的基督徒与教皇罗马分离的警示;但应当注意,保罗为耶稣有关逃离的警告所提供的亮光,正是威廉·米勒后来所领会的那段经文:即《但以理书》中的“常献的”代表异教罗马.异教罗马先充当拦阻者,随后被除去,使教皇罗马得以登上宝座,这之间的预言性关系是一项必须明白的真理;因为若不认出这一预言性关系,其后果就是使那些不爱这真理的人陷入强烈的迷惑.怀特姐妹也论及同样的历史:

那些愿意忠于信仰的人,为了坚守立场、抵挡那些披着神职外衣而被引入教会的欺骗和可憎之事,不得不进行一场艰苦的斗争.圣经未被接受为信仰的准则.宗教自由的教义被称为异端,其拥护者遭人憎恶并被迫害.

“经过一场漫长而严酷的争战,那少数忠信的人决定:若这背道的教会仍拒绝使自己脱离虚假和偶像崇拜,他们就要与其彻底断绝一切联合.他们看出,若要顺从上帝的话,分离乃是绝对必要的.他们不敢容忍那些足以使自己灵魂丧亡的谬误,也不愿树立一个会危及他们儿女及其子孙信仰的榜样.为求得和平与合一,只要与对上帝的忠诚相一致,他们愿意作出任何让步;但他们认为,若以牺牲原则为代价,就算得到和平,代价也未免过于高昂.若合一只能以牺牲真理和公义的妥协来换取,那就让分歧存在,甚至不惜战争.”《大战争》,第45、46页.

在末后的日子里,美国与教皇权之间的预言性关系,已通过保罗所指出的、在通向公元538年的过程中异教罗马与教皇罗马之间的关系而被预表并得到强调.在罗马的三重应用中,异教罗

马应验了耶稣所说把“那行毁坏可憎的”当作逃离记号的话,教皇罗马也同样应验了耶稣的话.怀爱伦姐妹又指出了基督话语的另一重应验.

现在并不是上帝子民将心思意念定在世界上或在世上积攒财宝的时候.那时日已不远了;届时,我们将像早期门徒一样,被迫在荒凉孤寂之地寻找避难所.正如罗马军队围困耶路撒冷成为犹太地基督徒逃离的信号;同样,当我们的国家藉着法令、以国家权力强制执行教皇的安息日之时,这将成为给我们的警告.那时就该离开大城市,预备再离开小城市,搬往群山之中僻静之处的隐居家园.——《证言》第五卷,第464页.

对于基督在世时期的基督徒,这一警告指明了何时应当逃离耶路撒冷.到了五、六世纪,这一警告使基督徒逃入旷野.

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为她预备的地方,使她在那里被养活一千二百六十天……又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那妇人,叫她得以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在那里躲避那蛇,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蛇就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追赶那妇人,要使她被洪水冲去.地却帮助了妇人,地开了口,把那龙从口中吐出的洪水吞了.那龙向妇人发怒,去与她其余的后裔争战,就是那些遵守神的诫命,并且有耶稣基督见证的人.启示录 12:6,15-17.

耶稣总是用事物的起头来说明事物的末了,因为祂是阿尔法和欧米伽.教皇罗马的历史中关于“那行毁坏可憎的”的警告,是在教皇权势被视为立于圣地之时被认出的.

这番警告由马太、马可和路加记载,他们的表述各有些微差异.马太说:“所以,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的時候,”马可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不该所在之处的時候.”路加说:“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军队围困,就知道它荒凉的时候近了.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

这三处见证是共同适用的.在更具体的应用上,路加关于耶路撒冷被军队包围的记载指出,当公元66年异教罗马开始围攻耶路撒冷时,仍在城中的基督徒应当立刻逃离.马太所说的“圣地”,与保罗所指出的“那不法之人”“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相对应,因此代表“那行毁坏可憎的”在教皇制度中的应验.马可则指出“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不当站的地方,这与末后日子赐给复临运动的逃离之警告相呼应.两条警告与“读者须会意”的命令相关,而它们都指向一个记号,用以通知当时代的基督徒应当逃离.

那些宣称“你本民中的强暴人”就是美国的人所歪曲的所谓“三重应用”之错误用法断言:当“那行毁坏可憎的”在美国的星期日法之时得以应验时,随后被强制实施的星期日法就表明美国是现代罗马,因为异教罗马与教皇罗马先前都曾强制实行过星期日法.

那种谬误的套用的问题在于:异教罗马的主日法令颁布于公元321年,但异教罗马对“那行毁坏可憎的”的应验发生在公元66年,比321年的主日法令早了255年.同样,产生“那大罪人”的妥协在保罗的时代就已经在发生,正如他所说,“不法的奥秘已经发动”,然而教皇的主日法令却在四百多年以后才出现.预言的三重应验中,前两次的见证确立了末后第三次应验的特征.末后的“那行毁坏可憎的”,根据两段历史见证以及圣经中三处关于基督话语的记载,所代表的是要人逃离的警告,而不是主日法令的强制执行.

在下一篇文章中,我们将解析为何在与预言三重应用相关的既定规则之下,这一应用存在缺陷,以及为何在基督所发出警告的语境中,对“星期日法令”的界定是一种对预言历史的曲解.

异教与基督教之间的这种妥协,导致了预言中所说的“那罪恶之人”的产生;他要敌挡上帝,并把自己高抬在上帝之上.那庞大的假宗教体系,是撒旦权势的杰作——是他竭力要使自己坐上宝座、照着自己的意思统治大地的丰碑.《大争战》,第50页.